

王懋功與綏靖區地政工作（下）

七省主席幕中記之七

●董中生

與王主席官式接觸

由陳言秘書長介紹我見王懋功主席。王主席首先表示歡迎，並說：「你能放棄後方安定的湖南省地政局長，來江蘇接任戰地的行政督察專員，非常欽佩！」又說：「設置綏靖區地政實驗案子，是由中央最高當局交省辦理的，一切遵照中央意旨去辦。不過綏靖區軍事第一，政治必須配合軍事。好在你出任過縣長很久，不至於有多少困難的。」

我和王懋功主席，是初次見面，過去也沒有絲毫淵源。所以我們祇有職務方面上司下屬的關係，是一種官方接觸，談不上有什麼私人感情的話。

陳言秘書長並告訴我：江蘇省議會秘書長，就是黃紹竑主浙時的浙江省政府秘書長，叫我有空亦去看看他。

後來有一次一位朋友問我一個問題：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副總統時，為什麼與中央關係最密切的浙江、江蘇兩省代表，不遵照中央指示，投票選舉蔣中正總裁提名的孫科，而投票選舉李宗仁

？以致以後蔣總裁政治聲望受到影響。我想：可能與黃紹竑出任為李宗仁副總統競選參謀長有些關係。

淮陰為蘇北重鎮，位於我國天然雨水分界線上。淮陰以南，雨量較豐，多種水稻。淮陰以北，雨量較少，全是旱地，農民以栽種小米、高粱等雜糧農作物為生。

運河在淮陰設閘。南北運輸往來船隻，皆在此等候過閘。客商們多要在此等候數日，因此商業繁盛。

我國漕運，全經運河，淮陰曾設漕運總督，負責督管。淮鹽亦由此地集散，亦曾設淮鹽總督，過去此類有閒，有錢，有權的財經機關，更幫助地方繁榮。

淮陰餐館的名菜鱖魚席，聞名全國。據說提倡食鱖魚，尚與水利有關。運河最怕決堤。因河床高過兩岸邊的平地。一旦河堤崩潰，兩岸萬千田畝，造成水災，後果不堪設想！而鱖魚喜歡穿堤為巢，而且運河特別適宜鱖魚繁殖。因此有心人士，特聘各地名廚師，研究烹飪方法，製作各式鱖魚美菜，自成一全席。從此改變人們不喜歡

吃鱖魚的習慣，而鱖魚大有銷路，河堤的安全亦增強保障！

淮陰館子鱖魚這道菜的作法，與普通江浙菜館不一樣。臺北祇有山西餐館過去的廚子，做法勉強可說有點近似。

淮陽點心，亦是名聞全國的。據說周恩來一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到淮安河下吃湯包。

蘇北的淮陰、淮安，尚具有些江南風味。茶館酒樓陳設，庭園佈置，仍可享受到像在蘇州喝茶飲酒時的部份情調。

淮安尚發現有紹興師爺呢！這是使我特別感興趣的事，我們浙江全省，祇有紹興一府培育師爺，他們不招收他府他縣的人為子弟。但却收江蘇省江南的常州，及蘇北的淮安少數人學幕。我遇見這兩地的幾位朋友，他們辦理公文，都很老到，充分顯有師爺們的筆法。在中興大學，更有一位常州同事，他說一口道地的紹興話。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同事中，淮陰、淮安一帶的人不少，亦很有幾位，是辦公文的能手。

顧祝同將軍是淮陰區連水縣人。抗戰時期任第三戰區（轄蘇、浙、皖、閩等省）司令長官。

那時江蘇省主席韓德勤，是由他推薦，而且全力支持。中央幾乎交給他一全權處理江蘇省政的權力。地方上有一種傳說：顧墨公（顧祝同字墨三）的小弟新盤先生曾對縣民表示：「國家事，蔣委員長讓墨三哥管，省裏事由希平（黃埔一期，曾任江蘇省民政廳長）哥管，縣裏的事總應該由我來管吧！」

有次我搭前立法委員徐放（墨公妹夫）的車，由鎮江回淮陰，向他提起此事。徐放一口否認，他說是地方上人故意造的謠。但一九七八年夏，我在美國南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，遇見淮安人盧志鴻（曾任三戰區軍法官）博士，他那時在伯明罕市一所以黑人學生為主的馬愛耳私立大學 Miles College 教政治學，和我老三住同一條街 blocks，閒談時又提起此事。他認為有說此話的可能，因為顧祝同最喜歡聽新盤的話。顧家的錢財，大部份由新盤管理。

但是，王懋功主席，表面上似乎不很尊敬顧家，我不止一次聽他公開說：「連水八大家，顧家不與焉！」的話。

共黨政府首任總理周恩來是淮安人。有時報章上登載他是浙江紹興人。不知是否與上述師爺傳授有淵源關係？不過周恩來說話，是帶有蘇北淮安口音的。他的義子現任人民政府總理李鵬是淮陰人，那是沒有問題的。

淮陰文風很盛，文人亦愛告狀。地方官因被告而去職的事常發生。初到任時，即有人向我提醒，要加以注意！

另一方面，地方上却流傳着一件「地方官被

控告，不但無害，反而大大有益」的故事。

故事發生在慈禧太后身上。慈禧被選妃入京時，由江南乘船，沿運河北上。在淮陰停船等候過關。因盤纏短缺，生活頗為艱苦。適淮陰太守吳棠，派人送禮金白銀二百兩給某一官船。送禮者誤送至慈禧船上。正是雪中送炭，慈禧終生不忘。認定吳棠是患難中的大恩人。以後遇見有人控告吳棠，她只要一看到狀子上這個被告的名字，就記起她最困難時的這位恩人，必定要報恩一番，給他一個升遷機會。如果無人控告，她老人家反而不容易記得吳棠的名字，亦失去報恩的機會了！

我初任浙江縣長，亦曾被人大事控告過。雖未能像吳棠一樣，有慈禧太后給予的報恩升遷。但黃紹竑主席尚能堅守對部屬的諾言，支持一個肯犧牲自己，為國家忠心做事的縣長。所以我從政以來，並不太恐懼人民的控告。凡事奉公守法，自求心安而已！

國民黨中的五大患

民國三十六年，國共和談，毫無進展。軍事形勢逆轉，國軍到處被迫採取守勢。政治上為適應國際環境，推行民主制度。舉辦選舉立、監委、國大代表，召開國民大會。雖然國民黨總裁順利當選總統，而由總裁提名的副總統候選人孫科却遭落選。抗戰時期建立的堅強領導中心，從此已開始有逐漸動搖之勢。南京國民政府，已呈現焦頭爛額狀態。

是年冬，我接到總統官邸電報，囑赴京參與

主持戡建隊訓練。南京政治情勢，顯然已在走下坡了！

當時最困擾政府的力量，計有五種。全是由政府本身，或與政府關係最密切的力量。時人稱它們為五大患：

①立監委：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，絕大多數是經由國民黨提名選出的，而在國會中反對政府最激烈的，就是國民黨提名選出的立監委（因共產黨拒絕參加選舉，立監委中無共產黨員），他們痛罵政府的負責人，反對政府決定的政策。

②國大代表：國大代表，亦由國民黨提名，參加競選的，未蒙提名而違紀努力競選當選的代表，當然對國民黨中央提名不公表示不滿，經提名而落選的，更對中央沒有堅定執行黨的紀律而進行反抗。他們不自責競選不力失敗，倒反而集合遊行請願。每天報上刊登的，就是這類使全國人民洩氣的新聞。

③軍官總隊：抗戰勝利，國軍整編。編餘的將官調到中央訓練團，編成軍官總隊，這批將官，離開部隊，與家眷離別，單身來南京，那有心情接受訓練？心中充滿不平怨氣。有次我去中訓團軍官總隊探望一位朋友，他們正在擺龍門。就有一位將官喊出：「此路不通，找毛澤東！」的口號，後來他們演出哭靈鬧劇，更使國民政府喪失軍民心！

④新聞記者：政府雖然管制新聞，各報記者却有意無意發表不利政府的消息。這不能完全怪記者，因為民心趨向，凡刊登不利政府的消息，人民都相信。記者們更變本加厲，甚至造謠生事

，來攻擊政府了！

⑤黨工幹部：最後是黨部自己的工作幹部，國民黨內有派系。黨、團對立，黨內各派利害衝突。為爭自身利益，不講道義，不顧政府安危！經過立監委，國大代表選舉提名，及遊行請願等活動後，此種現象，更暴露無遺！

戡建訓練魔力引人

戡建隊學員訓練班主任胡軌告訴我：官邸會報檢討當時政治情勢，地方政府已無能力對抗共軍作戰。時蔣經國未擔任政府任何職務。他自稱是在替國家元首當副官，辦雜差。他以在江西贛州任專員的經驗，提議在全國選五、六個行政督察區，由中央大力支助，派大批青年集體前往工作，挽回政治頹勢。

根據這個構想，通令各省保送大學畢業不久的學生，及優秀的青年、黨政幹部，由中央訓練團組織戡建班，集訓五星期後，集體分發各省工作。

蔣中正總裁親自在會報中指示：「江蘇淮陰區專員董中生，有些實際行政經驗，可通知他來幫助訓練。」

戡建班訓練，乃蔣經國提出的主張，因此主持訓練的計劃，人事就由他決定。主要是由中央幹部學校的教職員和畢業同學，及贛南行政區的重要幹部，選調來辦理訓練。

班主任即由幹校實際負責人胡軌擔任。管理學員生活的輔導員，則由曾任贛南縣長楊玉宏（來臺任政大教授），及幹校師生范魁書（來臺

任安全局副局長及司法院秘書長）、姚舜（來臺任青年輔導會主任委員）等擔任。（國民黨十三次大會，范、姚二人被聘為中央評議委員）。並聘我任主任輔導員。

每期學員受訓五星期畢業，每次紀念週總裁蔣中正必親蒞主持並訓話。訓話前必先發書面訓詞，由中訓團派人恭讀。讀訓的人都經過嚴格訓練與充分準備的，吐字輕重緩急，恰到好處，但有一次，不知因何原因，中訓團讀訓的人未到，由胡軌主任自己代讀。總裁蔣中正很慈祥，並沒有說什麼。可是中訓團教育長黃杰，却對班主任表示很不滿意！責備胡軌說：「如此重要的事，豈可疏忽！」胡軌倒保留着點書生氣質，他是黃埔四期的書生軍人，回答：「訓詞未曾讀錯就好了！」

輔導員中有一位曾任蔣經國兼贛縣縣長時的沈秘書，和我同一寢室，他是江蘇武進人。和我談話很投機，他告我一些蔣經國周圍的人事關係，以及部份幹校同學好談革命，責人嚴於責己的個性。他亦問我前方綏靖區的真實情況，我亦據實以告。我說：「和共黨作戰，我們恐怕要失敗了！最嚴重的問題，在於我們的黨、政、軍自中央到地方，大部份力量，全用在對付內部問題，很少有力量用在真正對付共產黨。除了部份在前線和共軍正面作戰的部隊外。」

我當時忽然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，如果中央能組織一個戰地政務委員會，由強有力而又肯負責的人，像蔣經國這樣的人出來任主任委員，對綏靖區政務推動一定有很大幫助，我想將這一意

見簽呈總統蔣介石，徵求沈秘書意見。沈秘書說：「這個意見即使不被接受，總統和蔣經國亦不至於對你有什麼不好的印象呀！」他同意我寫。

寫給總統親自批閱的簽呈，國防部有特別規定的公文紙，字寫得較一般公文大許多。我起了稿請國防部一位同事繕寫，交沈秘書轉送。後來才知道，此時政府已準備開始遷往廣州，計劃保守西南大後方，尚且困難重重，綏靖區的問題，就不必談了！

戡建班受訓期間，蔣經國曾有幾次來班找沈秘書他們這些老幹部談話。詢問訓練的詳細情形。決定將畢業學員分別組成：江蘇、山東、河北、河南、安徽五個戡建大隊（後增組第六大隊，派往上海協助經濟管制）。派我兼任第一大隊長，河北省的范魁書任第五大隊長。范大隊長曾提出抗議，為什麼要將南方的江蘇稱為第一大隊，而不將北方的河北稱為第一大隊呢？這正如臺北三個市立女中，都要爭名稱第一女中一樣。經國先生主持五個大隊長會議，叫各人提出工作計劃和意見時，我就請范先報告，我自己最後報告，有些人對次序的先後如此重視，排名爭先後，報到爭取第一名，發言爭取第一名，第一吸引人的魔力還真不小呢！

紀念週後，有時總裁蔣中正還指名接見輔導員個別談話。問起淮陰的情形，我實在不願將真實情形，向他老人家報告。心裏雖不想說謊，結果還是說：「淮陰的軍事方面有進步！」他老人家立刻追問：「是真的有進步嗎？」我說：「真的！」如此簡單的問答，明顯可以看出老人家對

我的答案是探若干懷疑的態度。

我曾自己原諒，不將真實情形完全報告的原因，是看他老人家爲國憂勞，不願再將壞消息告訴他，增加他的困擾！而且當時想：即使報告他，又於事能有多少幫助呢！當然，我承認：自己算不得是一個百分之百忠心領袖的幹部！

編入第一大隊的學員，大多由上海市和江浙等省保送，大學畢業不久的學生。大隊之下，設三中隊，中隊長全由中央幹校同學充任。四位大隊附全是江蘇人，除沈秘書外，乃是徐作霖（幹校一期，曾任新疆省縣長，來臺任省立桃園高中校長）、趙雲溪（幹校職員，來臺曾任臺灣書店經理），和徐大隊附（恕忘其名，大陸撤退時任淮陰縣長。三十八年來臺，目睹當時情形，認爲臺灣前途無望，又同大陸），趙雲溪負責辦總務，沈秘書負責辦公文。幫了我不少忙！帶領這樣一個高教育水準的隊伍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！

我將全隊人馬，帶進專員公署暫駐一星期。一面讓他們休息，一面使他們實地瞭解綏靖區環境。每日上午上課，請綏靖區司令部處長以上的將官們來擔任教官，使他們知道綏靖區所管的業務情形，同時亦可聯絡彼此關係。開課之前，特邀請全體教官吃一頓相當豐盛的酒飯。趙雲溪很懂軍人們的心理和習慣（趙雲溪初來臺時任蔣經國總政治部上校科長），請軍人吃飯，不可隨便，一定要表示對他們十分尊敬的樣子。那天張雪中司令官以下，綏靖區全體高級將領均入席，賓主盡歡！

情報處長程慕頤（浙江人，一次在永和鄉行政院人事局局長家吃飯，同席胡宗南將軍說：程曾擔任過他的情報處長），給學員們大大捧場一番。除了歡迎他們來蘇北參加工作外，還要求學員們和他直接交換情報。他說：「你們不必否認，你們是蔣經國的情報人員。隨時可以來看我，我們互相合作。」程慕頤處長的話，不知從何說起？學員們聽了，據說還覺得很舒服的。

戴建隊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組織？外面人多不知道，因此有很多誤會。一次我去內政部看次長胡次威老師，告訴他我參加戴建隊工作，他就大不以為然。他說：「這是蔣經國的特務組織，你如何可以去參加？」胡老師是在政校教我們法律的教授，在浙江當過縣長、專員，在四川任民政廳長，從事地方行政經驗非常豐富，是我敬佩的師長之一。他對特務組織，有很大反感，是我能理解的。因為我自己任地方官時，亦曾遭遇特務份子的困擾。少數不守法份子，違法犯紀，甚至地痞流氓，借特務之名而行。爲害地方，使善良人民受到傷害，是使地方官非常痛心的事。

但是，身爲一個國民黨黨員，已由黨的總裁親自指定我參加。且在黨已露出明顯跡象快要失敗的時候，實在不忍心違抗命令加以拒絕，何況經國先生當時並未負有任何名義，即使是幕後主持，他亦不可能強我去做我所不願做的事。我的個性不適宜做永久嚴守秘密的事，喜歡說真話，是絕對不適宜做特務的材料。總裁指定我參加戴建隊，他說的很明白，是要用我在地方行政方面一點經驗，自信不至於令我參加特務組織的。

更有一個現實問題，我交卸專員職務後，正是政府將遷廣州的時候，無法去找新工作，一家的生活立刻會成問題！進戴建隊可以領國防部的薪餉，暫時可以維持家庭生活。甚至後來到臺灣，還是領戴建隊的出差旅費的。

以我兼任戴建隊第一大隊長，及以後專任督導員（與我同任督導員的，尚有曾任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葛敬時）的經驗，這批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，確是那時地方行政最需要的幹部。

所以第一大隊的隊員，到淮陰經過一個星期講習後，我就派他們擔任沿運河各縣的副鄉鎮長，協助地方辦理軍民合作事務。由於他們領國防部的薪餉，不增加地方政府財務負擔。他們穿國防部發的軍服，和軍隊打交道，方便多了，很受軍民雙方的歡迎。

現在時隔四十年，戴建隊這個短期組織，它的性質如何？世人對它的看法，尚是不甚清楚，甚至還存有誤會的。共產黨認定它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，所以明定爲團體戰犯。迫令代總統李宗仁立予解散，作爲和談先決條件之一。但據我個人所知，隊內絕大多數的隊員，是不願亦不會從事特務工作的愛國青年，他們在自己的政府與黨已顯露失敗時刻，明知不可爲而爲之，來參加這個非常的戴建隊組織。至於隊內有無極少數專事特務的人，那我就知道了！

病魔奪去最小幼兒

民國三十七年春某日，我最心愛，剛能起步學走路不到一歲的兒子，在淮陰一所基督教醫院

死亡了！我真正嚐到了什麼叫做骨肉間死別的滋味！

這個兒子，是我和內人在抗戰後期，分離浙、鄂兩地三年，勝利後在武昌重聚時生的。特別強壯，十個月就能走路。我夫婦特別喜愛他。應否攜帶家眷去綏靖區，是值得考慮的問題。爲了安定專員公署工作同仁的情緒，秘書王非等人勸我將家眷帶來任所。同時我亦很想看到這個可愛的兒子。於是在戴建隊講習結束，分發了他們工作後，通知內人帶老三及這嬰孩到淮陰來。

揚州至淮陰客運汽車，沿運河堤岸行駛，路面泥土高低不平。內人帶了二個孩子，路上辛勞，可想而知。未能充分照顧嬰孩，使這出生不足一歲的孩子患上了感冒。

自己由於公事極忙亂，亦由於缺乏醫藥知識。開始嬰兒吐奶，未加注意，就誤了醫治時間。等到轉入肺炎，才送到一所基督教醫院治療。

由一位美國醫生悉心醫治，內人日夜守護，我每日下班即去醫院，夜睡醫院病床。次日早晨仍回署辦公。如此一星期，嬰兒不治去世。我親自將他放在一個小木匣內，葬於醫院旁的麥地中。

內心雖極悲痛，公務仍不使受到影響。戴建隊的革命作風，彼此上下互相批評檢討甚嚴。一次部份隊員調回南京中訓團檢討工作，就有一位隊員指名檢討我書生氣太濃，在辦公室寫書，而不下鄉工作等。寫書倒是真有其事。因爲上海大東書局編印地方行政叢書，邀我主編「土地行政」一書。但我絕不耽誤公務。

大隊附趙雲溪來臺任臺灣書店經理，退休後由於他的夫人凌嶺先女士開業針灸，生活尚稱安定。有時邀我和國立編譯館長熊先舉等二、三對夫婦到他家飲酒。凌女士燒的一手好菜，每次盡歡而飲不及於醉。我們海闊天空，無話不談。某次他忽然談起淮陰舊事。他說：「很欽佩你的鎮定，在那不安定的局面中，看不出有絲毫慌亂的表情，處事完全和平時一般無二。」我想那是他酒後過譽之詞。喪子之痛，怎能無動於衷？我回答：在淮陰，我沒有什麼貢獻，犧牲一個最心愛的兒子，奉獻給國家。

王懋功常識極豐富

民國三十七年夏，行政院召開全國行政會議，院長張岳公（羣）主持開會。各省主席出席，江蘇省全體行政督察專員奉命列席。會期僅一天。上午總統蔣公介石訓話，下午開始討論議案，決定擴大綏靖區司令部組織，增設政務處與秘書長。綏靖區軍、政由司令官統一指揮。

會議後，王懋功主席邀請全體江蘇省專員到他公館吃晚飯，由公館自己廚子做西餐。國內請人吃飯，不吃中菜而吃西餐，是鮮見的事！水果用當時南京不容易買到的香蕉，可惜太熱已經爛了！

抗戰勝利，王懋功奉命接收南京市，兼任市長一段短時間。他的公館在南京鼓樓附近，一座相當寬大，頗有規模的新式洋房。我一生從政，除非公事，不進上司公館。這座公館是我進過的所有主席公館中，最新式豪華的一座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，撤離南京前，我又偶然路過那座公館，看見大門關閉，牆上塗漆二面鮮明奪目的美國星條旗。想必王主席離京前，已將這幢房子出售於美國大使館或美國公民了。

王懋功是七位主席中與我關係最淺薄的一位。我們上司下屬之間，僅保持着一層淡薄的公務連繫，而且那時政府基礎，已開始動搖。以至省、區甚少公文來往。省政府固然不關心專員公署在做些什麼事，專員要做的事，亦不必一定要請示省政府，尤其當我被調參與戴建隊後，王主席更不過問淮陰專區的事了。

王懋功不愧爲一位官場能手。他能應付複雜的環境。江蘇的黨、團負責人，每次和他們談話，他們雖都不滿意東成（王懋功字）主席的作風，但他們仍能保持着不向外人公開反對他的保留態度。因此他能繼續任江蘇省政府主席，從抗戰勝利，直到大陸撤退前幾個月，才移交給丁治磐將軍。

王懋功政治手腕的靈活運用，可舉一件用人的小事爲例：抗戰勝利，各省紛紛恢復或新成立省地政局，中央所發表的局長，除雲南、江蘇極少數省份外，絕大部份局長，全由中央政校地政學院的師生出任。雲南因龍雲主席的特殊關係，江蘇則是地政學院中師生人數最多的一省，且願爲桑梓服務的蘇籍人士亦很多。當時任內政部政務次長的湯惠孫老師私下表示：如果要求他爲桑梓服務，他亦可以不計較地位而予接受的。可是王懋功主席，却不向地政學院要人，而向谷正綱先生要求社會部主任秘書，出任江蘇省地政局長。

，雖然這位主任秘書對地政完全外行。

王愷功常識極豐富，善與人談話。有一次一位中興大學地政系畢業的學生，同母校法律系兼課的土地代表人唐慕儉同學，和我談起：他曾任北投看過王主席，王愷功和他大談司法問題中的「陪審制度」Jury System，這位先在中興學地政，又從臺大法律系畢業的唐同學，非常敬佩王的智識廣博。

濟公佛力建淨慈寺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我隨戴建隊由南京撤退至杭州。隊部設在西湖南岸，南屏山麓的淨慈寺。

淨慈寺是杭州頗負盛名的一所寺廟，相傳專為苦難人們打抱不平的濟公（禪）活佛，曾在此寺掛過單。流傳不少神話，甚至說這個大廟是由他建造的。寺內的合抱大柱一根一根，全由他運用佛力，從遠地深山運來的。每根大柱深夜從寺內那口深井抽運上來，運到最後一根，天將亮了，鷄叫一聲，那根大柱雖露出井水面，就停在那裏抽不上來了。

現在遊客尚可看到這根露出井水面上的大柱。上述傳說，我幼年時在家鄉常聽人說，既有機會在寺內辦公，特邀請寺內和尚，帶我去證實一下。

井是蓋着的，和尚慎重其事點起蠟燭，將燈放下井去，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井底水面上有一段像木頭的石柱。善男信女們能看看到這一段石柱，已經很滿意了！誰還去追究神話的真實性呢？反

正神話祇要有人去聽就可以傳下去。

百分之百忠於領袖

那時共黨軍隊雖尚未渡過長江，但政治攻勢已在杭州展開，青年中學的門窗全被人打破了！高牆上寫有：「澈底革命！」「窮追國民黨！」等刺目標語。

我內人預產期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日。每日我仍需上班，無暇顧及她生產。通知在老家東陽的十四歲大女兒來杭，幫忙做飯等雜務。產前一日，才送進省立婦產科醫院。二、三等病床已無空位，要住院就得住頭等病房。

此時妻舅適亦由京返家過杭，商量結果，在此情況下，唯有住進去再說。結帳時，我問出納：繳銀元是否可以？收款人立刻回答：沒有問題。由銀元折算金圓券，住一星期醫院，祇收我三塊銀元。銀元即由收款人自己留下，由他代我付金圓券入帳。這三塊銀元是在南京戴建隊發餉後，同事戴孫緒陪我去夫子廟換來的，想不到解決我一個大困難。

淮陰天折的兒子，是我的老四。由於太喜愛他了，生下後我們一直叫他小弟，而未取名，如今座下一女，心理上就以此女代替老四地位。因此，我夫婦亦就特別喜愛這個女兒。同時沖淡了內人一些喪子的痛苦。

民國三十七年農曆除夕前晚，戴建總隊長胡步日（軌）兄，帶我到西湖樓外樓餐館吃飯，我們走進一間小房間，蔣經國一個人坐在那裏。茶房送上菜，那晚外邊很冷，我們喝了幾杯酒。談些國家前途，戴建隊的命運。心中總覺得憂多於喜！忽然間胡步日兄提出一個問題：「蔣總統為何如此信任陳誠？陳誠究竟有什麼特殊長處？」

我知道為什麼胡胡要對我面提這個問題。因為他知道我是陳誠的老幹部。

蔣經國不經考慮，就答：「在同志中，還找不出另一個百分之一百忠心領袖，像陳誠這樣的人！」

這一簡單的回答，可能關係着以後臺灣能度過最艱險時刻，而進入了今天繁榮的境地。

（全文完）

中外詩壇

沁園春——登南京長江大橋

· 李燕石 ·

突兀飛虹，橫跨巨流，天塹途通。喜登臨出世，下窺高島，鉅型蔽日，復道翔空，車走雷聲，江馳巨艦，水陸交輝氣象雄，今而後，是中華技藝，巧奪天工。滔滔江漢朝宗，大一統山河任好風，慶共和政體，自由社會，人民是主，天下為公。南北一家，東西萬里，各族齊心進大同。居盛世，頌紫金山下，創業孫翁。